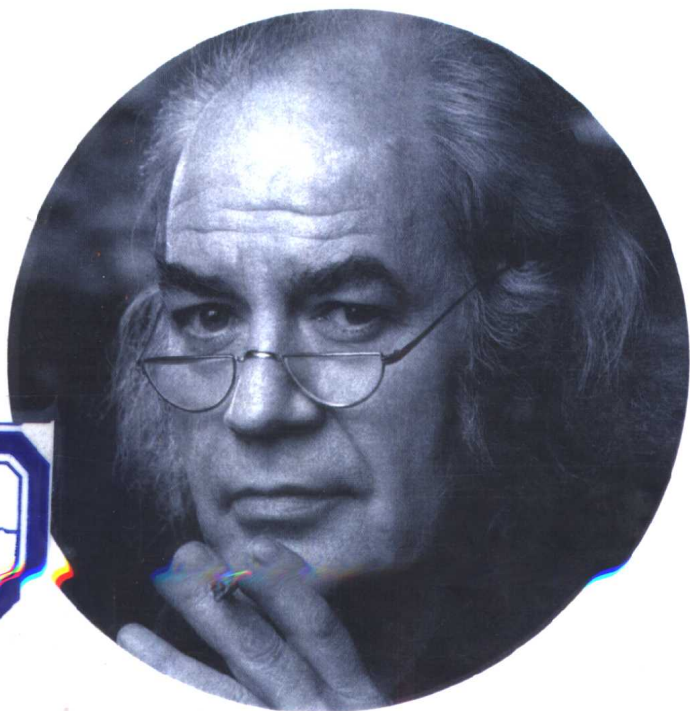


理性史

——与埃米尔·诺埃尔的谈话

[法] 弗朗索瓦·夏特莱 著

冀可平 钱 翰 译



观点丛书·科学

理 性 史

——与埃米尔·诺埃尔的谈话

[法] 弗朗索瓦·夏特莱 著

莫可平 钱 翰 译

北京 大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01-1998-232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理性史/(法)夏特莱著;冀可平,钱翰译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0.4

(观点丛书·科学)

ISBN 7-301-04362-7

I. 理… II. ①夏… ②冀… ③钱… III. 理性-哲学史
IV. B017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法国色伊出版社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François Châtelet

Une histoire de la raison

© Éditions du Seuil, 1992

书 名: 理性史

著作责任者: [法]弗朗索瓦·夏特莱 著 冀可平 钱翰 译

责任编辑: 张 冰 王亚男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4362-7/C·0173

出版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/cbs.htm>

电 话: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室 62752036

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排版者: 兴盛达激光照排中心

印刷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发 行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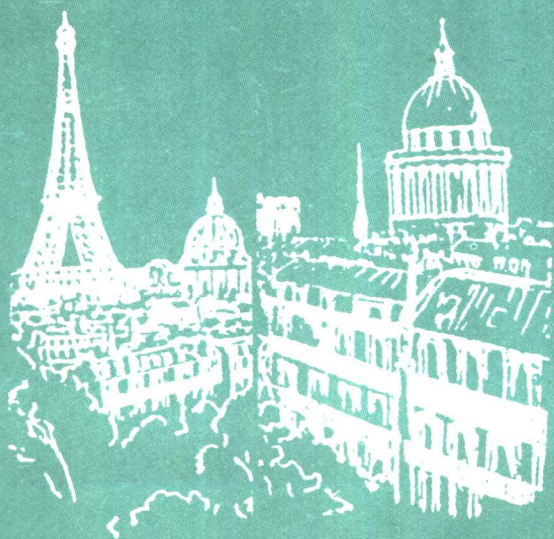
787毫米×960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106千字

2000年4月第1版 2000年4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8.00元

本丛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的赞助

Cet ouvrage est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
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
étrangères



出版前言

这里的“观点丛书·科学系列”选自法国色伊出版社的名牌系列丛书“观点”。“观点”丛书选题涉及文学、哲学、批评、历史、科学等诸多学科，几十年来在法国及世界各国具有相当的影响。

“观点”丛书的每一本都是从科学的、理性的、进步的视点观察天地、人生、思想、艺术等世界上的一切的结果，都是一部阐明观点的生动叙事。每一部叙事都为我们打开一个知识的视界，都为我们启通一条通向鲜明观点的道路。而这一部部叙事的讲述者都是各个学科的卓有成就的专家、学者，他们讲的“故事”会让不同知识层次的读者入迷，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单纯传播知识，而是要教给你看世界、看问题的观点……在这充满各种奥秘的大千世界上生活的人们，多么需要凭借

这样的聪明、恰当的观点进入人类的第三个千年。

为此，我们选编了“观点丛书”奉献给读者，特别是青年朋友们。第一系列是科学系列，这些书通过叙述、对话、访谈、专题等形式撰写，涉及天文、物理、数学、科学史、理性史、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等等。内容丰富、语言生动，突出了科学的观点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。希望它们能使读者愉快，给读者以启迪和教益。

因水平与知识所限，特别是为向读者展示作者在特定视角下所做的解说和界定，我们在编辑出版本系列丛书时，对书中观点基本未做删改，有不妥与疏漏之处，敬请专家及读者不吝赐教，以使以后的编译更好地继续。

编者

2000年4月

目 录

共享的哲学·····	让·图森·德藏蒂(1)
说明·····	(5)
1. 理性的发明·····	(11)
2. 理性与现实·····	(38)
3. 自然科学·····	(63)
4. 政治·····	(89)
5. 康德:现代性的思想家·····	(113)
6. 历史·····	(138)
7. 理性与社会·····	(162)
8. 未来·····	(182)

共享的哲学

一些人的在场很有益处，也许是因其独一无二地占据空间的方式。弗朗索瓦·夏特莱 (François châtelet) 正是如此，我们在某个地方遇到过他：街道的一角，一个台阶上，一家肉铺里，一间教室或会议厅里。只要他在那儿，空间就不再平淡无奇。我不太清楚怎样说才好。面对他和靠近他时，我总感到一个圆环在合拢，它把我们两人围进一个共同分享的“内部”，某个类似庇护所的东西。外面，世界依旧继续着它的运行，有点令人忧虑。但在那个圆环里呆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很好。我终于认识到弗朗索瓦属于那类人：他们通过独一无二的做人方式和奇特的占据宇宙的方式，永远随身携带着保护他人的东西。

他还给人以启迪。他的动作和话语都是欢迎的表示。从倾听他的您到对您讲述的他，其间的距离始终是充实的。这种圆环与包围的效果还是来自他的在场。占据了这一表面空间的话语使某种分享变得迫在眉睫。可能会想的事和可能会说的话，它们的含义就在那道一定要变为您的目光的目光中：发现它现在成了您的事，弗朗索瓦的启迪是毫无保留的。大概与此同时，通过以生来无与伦比的丰富表达力（一种天生慷慨的象征）来触及他人的方式，他自己也得到了启发。以至于假如让我用一个词来给他的“性格”下定义，我

会称他为“天生给予型的人”。一切精打细算对他来说都是不可能的。他没有把任何东西只留给自己，无论是他的生命力，他的思想，还是他的知识。弗朗索瓦是乐于奉献的人。在这一点上，我称他为“哲学家”——就这个词的根本意义而言。哲学到底是什么呢，如果不是思想的这种执著付出？它收集、表达并供人分享，如此这般永不停息地把“思考什么”讲给那些想听的人。我要补充的是，弗朗索瓦身上还有其他的東西：圓环与庇护所的效果，确切地说，他甚至没有留意就使别人处在了聆听他的位置上。

有些人把这称作“教学才能”。但才能只能起到次要的作用，而且技巧必须不断提高。在弗朗索瓦那里，技巧是没有用的：生动的语言本身便能引人入胜。由于在他身边的这种倾听，哲学呈现在话语里，它要求被人接受，从而被人分享。

我们从夏特莱那里学到的是，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有形的活动，实践贯穿其间。的确应该如此，因为哲学家在他的话语里，只有自己表现为说话者、可视者，最后是听众，才能够触及到他人。

从此，必须承受这样做所招致的风险。就是说，接受自己在光天化日之下置身于世界的运行中，置身于公众面前。不能因胆怯而退缩到寂寞思考的孤芳自赏中去。应该恰恰相反：将思考带到民众之间，那里沸腾着世界上所有的声音，那里聚集着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为了继续下去，它们的有效性必须不断经受交流的考验。

因此，我并不说夏特莱是一位“介入”的哲学家。

我不喜欢这个词，它轻微的好战色彩与哲学格格不入。我会说他是一位不加遮掩的哲学家，而且从事了这一点所需要的一切冒险。他拒绝听任世界的发展随波逐流。他作为思考者参与其中，这必然会导致他选择立场并进行斗争。他选择的立场是：反对任何不公正，无论它们来自何方。在这个世界似乎分成两大阵营，而没有一方能独自作为正义与真理的持有者的时代，这样做是非常困难的。

一句话，我想说他的主要激情就是宣扬真实。“宣扬”在此意义强烈：让最多的人分享。在这件事上，他有时会激怒“哲学行会”(corporation philosophique)的人。我并不认为他对此感到丝毫的忧虑。他有理由像苏格拉底那样，服从他的“精灵”(démon)，增加哲学介入的场合，哪怕动摇了既存体系。

思想领域里的不合时宜总有成效，这正是因为它打乱了常规——只要这种不合时宜能至少保障主要的东西：在澄清事实这件工作上的执著。夏特莱始终忠于这个澄清事实的要求，就像忠于他的“精灵”一样。也许正是这个“精灵”停留在他躯体的存在中，并将这一存在予以发挥，作为一种交流与庇护的力量。现在，弗朗索瓦离去了，他的“精灵”只居住在他留给我们的著作里。它在那里生活，在那里说话。我们将在后面的文章——一番曾经充满活力的话语的副本中听到它的声音。它向我们叙述了某些关于我们仍在赖以生存的理性的事情，就像一个故事，从理性的希腊起源，到它的危机，它的革命，它的狂怒，以及它每次超越了的

绝境。很明显,这个“精灵”热爱光明。它尤其喜欢把光明与人分享。恰恰是在这种意图的支配下,夏特莱热爱并实践着历史。人们曾说数学是哲学的孪生姐妹。历史是另一个,因为它也允许人们分享:道路,漫长的里程,未来的希望——它们生活在过去的痕迹里,即使这些痕迹会被覆盖和部分地遗忘。

任何回忆都是占有,也就是说,是通向某个人们所需要的未来的思想萌芽。

我认为,依然在弗朗索瓦的文章里说话的“精灵”要求我们做的正是这件工作,又是一件我们必须接受的礼物。

让·图森·德藏蒂(Jean-Toussaint Desanti)

1992

说 明

打算用八次漫谈完成一部哲学史近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。弗朗索瓦·夏特莱对我们的请求抱以微笑。他亲切地建议，“在必要时”对理性发展的大阶段作一个概述，一种针对于非哲学家的西方理性发展的速览。

这已经是一场充满雄心的赌博。走近西方理性意味着一次再植根，一次从一个传统上自称为希腊的起源出发，把理性重新据为己有的努力。

弗朗索瓦·夏特莱禁止自己在这里讲解一部理性通史。世界上，理性的形态有好几种。他要阐述的只是在这类所谓“西方”文明里，作为我们思维方式的基础的那一种，而且是通过在他看来乃结合点的那些阶段。例如，谈完希腊之后，他跳过 20 个世纪谈起了伽利略。他感叹道：“我刚刚所做的简直令人愤慨！然而，在这场赌博里，我不得不提取最根本的赌注。”因此，他必须深入事物的本质，阐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。实际上，他是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根本特征出发的：技术的理性，也就是工业社会的理性。

他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：我们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？

重新植根，重新把握行程，以便弄清这一个来自何处。这就是弗朗索瓦·夏特莱的设想。因此，这是一次

雄心勃勃的尝试,但同时,它规定了自己的范围:只讨论西方理性(raison d'Occident)。

这就提出了理性和话语水平的定义问题,它所能做的不是一次哲学的“普及”(vulgarisation),更确切地说,是一次“公布”(publication)——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。通过让哲学讲大众的语言使其大众化。

大众的哲学话语应该是一种鼓动性的话语,一种谈论生活并激引听众参与的话语。弗朗索瓦·夏特莱很善于做这件事。他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避开难以理解的术语——或者对它们加以注释。我们可以说他是在用拉辛的两千个词汇谈论哲学。

那么,他以苏格拉底(Socrate)、柏拉图(Platon)、亚里士多德(Aristote)作为开端。因为开端的确定所依据的,是在持续的往昔中始终被重复的事情。而到伊曼努尔·康德(Emmanuel Kant)为止,一直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,还有苏格拉底的影子。理性史多多少少是这些接二连三的救生法的历史:民主的诞生,话语的重要性,理念(Idées)的假说,从说服到寻求真理的过渡。

我们现在已经和伽利略在一起了。跳过两千年是不是合情合理?

伽利略在帕多瓦(Padoue)授课的时候,讲解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《论天》。他批判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量概念。怎样做的呢?运用他对阿基米德

(Archimède)的著作《论浮体》中所阐述的流体静力学的推理。演变关系的形成必然与时间间隔的出现同时产生。当同一个伽利略断言大自然讲的是图形和数字的语言时,我们可能认为他是柏拉图派或毕达哥拉斯派的信徒。然而,正呈现出轮廓并将缔造整个西方科学的主要观念是:在世界可见的复杂后面,有着简单的不可见的事物。观察和实验与理论的关系因伽利略、笛卡尔(Descartes)、开普勒(Kepler)而最终确立起来。这种在亚里士多德身上已经存在、经培根(Bacon)发展的实验观,以其精确和参照,自身便成为现代思想中论证的场所。

但论证徒然居于一切怀疑之上,怎样使思想观念得以传递呢?真理不能凭其自身而确立。一切科学理论,无论多精炼、多明确,如果没纳入它所呈现其间的文化层中,都将遭到失败。于是,伽利略使自己成为一位战略家。为了精确,他写了《两门新科学的对话》;为了说服他人,他写了《关于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》。

与此同时,由于马基雅维里(Machiavel),政治策略的形成正在进行过程中。当伽利略的工作打破亚里士多德的 *supra-lunaire* 和 *sub-lunaire* 的世界,并通过把宇宙置于与力学同样的定律之下而将其统一时,像是由于镜子反射的效果,马基雅维里在政治世界中创立了神权与俗权的分离。一种政治哲学建立了,它以让理性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。政治领域中对效率的这种关心与科学上的实验检验相对称。

又一次跳跃：伊曼努尔·康德。一条新的平行线呈现出来。笛卡尔担当了伽利略思想的“实践者”(administrateur)，康德在牛顿的成果上起了类似的作用。其实，在伽利略和康德之间，有牛顿，有理论力学的飞跃，它将在拉普拉斯(Laplace)的天体力学和拉格朗日(Lagrange)的分析力学中得到充分发展。

启蒙思想家们态度鲜明地占有知识，这方面，康德标志了一个转折点。他不是笛卡尔的继承人。在他之前，面对完美的造世主——上帝的真理之谈，我们说：怎么会有错呢？康德问：怎么会有真(vrai)呢？他是一名伟大的读者，他把哲学的外在关系加之于其他学科之上，哲学反思这些学科并发动了作为工具的批判精神。现实生来就被掩盖着，它存在于现象里。康德的对象是现象的。

19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对怎样评价康德进行了思考。他穷尽了哲学。如果我们对他认真的话，就不再有可能的形而上学了。如何跨越绝境？黑格尔接受了这个挑战。

由于法国大革命，拿破仑帝国的兴起，以及欧洲的一切动荡，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浓缩。为了书写哲学的结局，黑格尔将它引入一片新天地——历史的天地，在思想的深渊上重新建立起另一种思想。他既是位哲学天才，又是个哲学自大狂。敢称能在一本书里给以绝对的知，这表明他不仅缺乏谦虚，更严重的是缺乏幽默。黑格尔建构的大厦上将溅满尼采(Nietzsche)的嘲笑，而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深渊正是由此开始挖掘

的。

随着我们对现代的逐渐接近,哲学应该重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。因此,马克思主义带着抽空哲学的愿望(有时这种愿望很过分)渗透进哲学思想。因此,精神分析学,通过它的元心理学,倾向于认为哲学作为其本身,再没有存在的必要。

人类生活在不幸中,怎样把他们解救出来呢?对这个从柏拉图开始就提出来的问题,尼采回答说:你们凭借“理念”可能会避开不幸,但你们不是在生活。正确的问题不是:这个东西是真的吗?而是:这个东西有什么用?

当今,哲学面对这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,是否会重新夺回领地,或者说算旧账?

不力图思考其时代的哲学是什么哲学?回答是:哲学没有固有的对象。哲学应该用不断发展的知识来对它的时代提问,包括不准确和不确定的知识。必须自觉接受这一点。只要我们的文化处于未完成状态,本质上,就总有哲学对未完成的这种介入。至于存在的问题,在严格意义上,任何人都没有与存在发生过什么关系。

无论它是什么,在弗洛伊德之后,我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搞哲学,无意识的概念是精神分析学带给哲学的一个无法绕过的东西,哲学再也无法思考这种脱离了情感的“纯”思想……

同样,不管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身上发生了什么,

我们不能否认它的贡献。如果我们愿意回想一下与弗朗索瓦·夏特莱的这些谈话是发生在1979年,那么,我们只会为他所说的话的现实意义而感到震惊。13年了,这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。

理性不应该与知性或理解力混为一谈。这种能力唤起了弗朗索瓦·夏特莱的传播欲望。是它赋予这位教育界人士,这位记者,这位抨击性文章的作家,这位投身于日常生活之中、将其生命奉献给哲学传播的教师以活力。

从前,在“法国文化”(France Culture)节目对其忠实的新听众播送的无线漫谈中,弗朗索瓦·夏特莱的声音,他的音色,他说话的节奏,使他充满了魅力。

现在,有了这篇针对非哲学家读者的作品,在这篇作品中,我们于誊写所允许的范围内,尽力保持了他热情的独特风格。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不能从中得到快乐,而且,谁知道在其间会不会又发现令人惊叹的哲学上的觉醒呢。

埃米尔·诺埃尔(Émile Noël)

感谢蒂埃里·马尔谢斯(Thierry Marchaisse)对证实引文的可贵帮助。